

論東方時尚的當代重構 與東方主義批判

■ 張賢根

武漢紡織大學時尚與美學研究中心

近些年來，東方時尚在國際時尚界受到了特別的青睞與關注，甚至還成為了世界性流行趨勢值得探究的人類學構成，介入與滲透進國際時尚藝術與文化的當代建構與不斷重構之中。雖然說，何謂東方時尚並沒有一個確切的界定，但這並不意味著這種不同於西方的時尚，缺乏自身民族或地域的獨特性與文化意義。但作為一種流行趨勢與文化樣式，東方時尚其實並不是在當下才有的特別文化現象，它由來已久並對西方的藝術與審美產生過不可忽視的影響。應當看到，東方時尚從來都離不開東方的民族意識與文化自覺，同時也與後殖民主義、東方主義的當代重構分不開。因此，東方時尚的重建與當代東方時尚的生成，顯然都離不開對東方主義理論與思想的反思與批判。而且，在對東方主義及其

反思與批判的過程中，既應挖掘、整理與分析西方對東方的誤讀，還有助於對東方的精神與文化的

摘要：近些年來，東方時尚在國際時尚界受到了青睞與關注，成為了世界性流行趨勢值得探究的人類學構成，介入與滲透到世界性時尚藝術與文化的當代建構之中。在東方風的復興與重構過程中，不僅涉及不同民族間的文化適應性及其建構問題，還關聯到民族性與世界性及其相互生成的問題，以及如何在當代重構東西方文化及其關聯問題。但東方他者的自我覺醒與文化自覺，無疑是與對文化殖民主義、後殖民主義的反思與批判分不開的。但東方的時尚藝術與文化從來都離不開來自東方主義的重構，因此也亟待對東方主義的視角與觀點加以回應與批判。在對東方主義及其對東方的預設加以質疑與批判的過程中，既應挖掘、整理與分析西方對東方的誤讀與妖魔化等問題，同時還有助於對東方被遮蔽的精神與文化特質的揭示，促成中國與東方的時尚在全球性跨文化傳播中實現文化認同的當代重構。

關鍵詞：東方時尚；當代重構；東方主義批判

揭示與重構，促成中國與東方的時尚在全球化時代的跨文化傳播與文化認同的建構。

一、東方風在西方時尚界的復興

在這個日趨全球化的時代，任何時尚都可能具有某種世界性的藝術與文化影響，而東方的這種時尚影響又是世界性時尚不可或缺的重要構成。在當今西方乃至世界的藝術與時尚界，以中國與東方的元素為特質的時裝設計與時尚文化，正在成為一種不可忽視的流行趨勢與文化樣式。而且，中國與東方的當代時尚及其民族與人類學特質，成為了當今國際時尚界應加以探究與回應的藝術與文化問題。與此同時，以當代中國風為顯著特徵的東方設計也越來越引起人們的普遍關注。但應注意到，東方風在西方時尚與文化界的重構與復興，既離不開與世界

性相關的社會、歷史與文化語境，同時又與這個全球化時代的建構、重構密不可分。應當說，東方時



尚的當代重構又是與文化多元主義語境密切相關的，這種重構還與時尚多元化的文化態勢、獨特表述分不開。在這裏，東方風既是與東方各民族的元素和文化密切相關的時尚風格，同時更是東方社會基於生活史的時尚文化及其當代重構。

其實，東方時尚與審美風格歷史悠久與影響廣泛，它表現為東方各國獨特的藝術、著裝與生活品味等，這種東方風的當下興起正是東方元素與文化在當代的重構。在東方時尚的建構與流行過程中，東西方藝術與文化的碰撞與交流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還受到來自異域的藝術與文化的啟示與影響。應當說，時尚雖然只是從某種族群發端與生成，但卻從來都不可能缺乏對他者民族的元素與文化的借鑒與重構。「因此，時裝系統從『其他』裝束和時尚中，包括傳統服裝、過時服裝、亞文化及其他被認為有異國情調的文化中，掠奪『奇異』的技巧和規則」。^[1]東方風之所以在當代國際時尚得以流行並受到廣泛關注，也是與西方所謂主流時尚界對東方神秘性的關注與揭示分不開的。作為一種民族服裝，中山裝在保持民族特質的同時，又適切了西方人的口味與西方文化，同時也離不開西方文化的審美重構。東方現代設計師注重對東方風格與文化的挖掘與借鑒，並力圖在與世界的對話裏尋求跨文化的傳播。

雖然說，中國、日本與印度等東方藝術與時尚，以及它們對西方的影響並非始自今日，但在當今這個全球化時代，東方風的興起卻具有特別的意義與趣味，這是因為全球化為東方各民族藝術與時尚的重構提供了多元文化的可能語境。在世界時尚史上，東西方的相互借鑒與彼此影響其實一直沒有停止過。特別是，一種被稱為東方風（含中國風）的時尚正在引起當代時尚界的關注。即使在當代西方藝術、時尚與文化的語境裏，不少時裝設計師也日益注重對中國與東方元素及其文化的借鑒與重構。其實，諸多來自東方的設計品，尤其是中國與日本的時尚樣式，在歐洲往往被稱為異國情調風格。從馬可·波羅的傳奇，到歐洲從東方大量進口絲綢與瓷器等物品，東西方就發生著藝術與文化的跨文化交流。那些具有復古風格的東方時尚，既與東方的傳統文化分不開，同時也是對先

前各時代風格的當代重構。但隨著東方的建構與民族意識的覺醒，時尚東方風的解構與當代重構已變得不可避免。

應當說，東方的時尚風格早就受到過西方的注意與借鑒，同時也被西方設計師用來與西方風格加以關聯、交織與重構。在17-18世紀，中國藝術與設計的狂熱風潮，在西方成為了一種不可忽視的趨勢，表現在對來自中國的紡織品及其圖案的移用、借鑒與重構上。而且，這種基於歐洲重構的中國風，既關注與揭示了中國的元素與文化，同時又在迎合與順應歐洲人的喜好中不乏對中國的誤讀。其實在更早以前，人們都可以看到，「拜占庭風格融合古希臘羅馬以及亞洲東方的特點於一身」。^[2]就西方而言，基於理性的現代性及其對一致性的訴求，不僅使西方的藝術、時尚與審美成為了所謂的主流樣式，同時還為將東方作為另類趣味來加以重構作出了根本性的奠基。但現代主義的這種時尚與審美觀，又難免在當代受到後現代主義對文化多樣性強調的批判。這乃是因為，殖民主義文化在中心與邊緣間建構與堅守著一種明確的界限。作為一種時尚風格，中國風的歷史建構與當代生成已成為民族訴求。

但應當注意到，在不同的社會、歷史與文化語境裏，中國與東方的元素在西方乃至世界所彰顯出的意義與旨趣也有所差異。特別是，歷史上的中國風、日本風與印度風，其實都與歐洲的藝術與文化發生著關聯與對話。因此，對「東方風」時尚的藝術與文化的理解與闡釋，也涉及到不同民族與文化間的當代對話，以及西方對東方的藝術與文化復興所持有的文化態度與文化適應性及其建構等問題。雖然說，東方風在西方當今時尚界有所式微，但當代東方風的發起、復興與重構，不僅具有某種與對邊緣加以關注相關聯的新的可能性，還被納入到全球化這一後現代的藝術、審美與文化語境裏。在這裏，民族性與世界性的生成性關聯及其展開，顯然成為了東方時尚與文化不可回避的課題，而民族間性則是這種關聯所發生的仲介之所在，其實這仍然涉及東西方文化在當代的對話。但無論是西方，還是東方，時尚、審美與文化的當代建構都是不可或缺的，尤其是在東方時尚文化

的復興之際更是如此。

在東方風的復興過程中，不僅涉及不同民族間的文化適應性問題，還關聯到民族性與世界性及其相互生成的問題，以及如何重構東西方文化及其關聯。即使在對民族元素與文化的理解上，東方與西方的設計師都會涉及到文化成果的問題。但還應看到，包括東方風在內的時尚與流行趨勢的建構，並不意味著會拒絕與排斥其他風格的出現與重構。例如，「日本元素把時尚帶入了現代藝術的行列。川久保玲、三宅一生、高田賢三和山本耀司吸取傳統日式和服元素，推動了一場服裝解構運動」。^[3]對東方主義及其藝術、審美與文化的反思與批判，其實也是理解與闡釋東方時尚所應加以關注的問題，這又與東方主義所預設的他者的分析與解構分不開。尤其是，對東方主義的批判還關涉東方這個曾經的與所謂的他者，以及東方人類學此在的文化自覺的強化與自我的建構。對東方這個他者及其民族文化的自覺，其實就是一個亟待探究的文本、話語與問題，但這依然離不開在全球化時代語境裏與西方的對話。

二、東方他者與民族文化的自覺

雖然說，中國與東方的時尚在近些年國際時尚界，引起了設計師們的借鑒與人們的廣泛關注，但對這種東方風的借鑒與移用，仍然擺脫不了作為他者的文化命運，以及所謂的他者對民族文化的自覺這一根本性問題。應當說，民族時尚與東方風格其實與民族此在、東方他者的文化意識分不開，這種文化意識與民族的精神特質及其發現和揭示密切相關。在後殖民的理論中，西方人往往被稱為主體性的「自我」，殖民地的人們則被稱為「殖民地的他者」，或直接稱為「他者」這一極具文化殖民意味的概念。「他者」與自我是一對相對的概念，西方人將「自我」以外的、非西方的世界視為「他者」，往往還將兩者截然地對立起來，並由此陷入非此即彼的二元分立之中。在全球化時代，多元文化主義為基於一致與差異相互生成的民族時尚重構，以及相對於時尚的自我與他者關係生成性重構提供了可能性。但對西方「自我」的反思、批判與文化對話，卻是東方「他者」時尚自

信與文化認同必不可少的。

基於近代以來的理性及其建構，現代性將某種一致性作為重要的訴求，同時還把西方的藝術與時尚生成為所謂主流的文化樣式，而許多非西方的藝術與文化往往被看成是另類。應當說，民族文化的自覺與對他者的分析是密切相關的，但這仍然離不開對東方主義及其對東方的預設與想像加以回應與探究。因此，民族藝術與時尚的自我意識與文化建構，其實也是與對西方他者的區分與反離分不開的。這裏亟待注意的就是，「思考東方尤其是近東自古以來，如何在西方被當作重要的、互補的對立面來認識的」。^[4]毫無疑問，這種對立及其相互設立本身就與西方的二元分離分不開，這也是西方認識論與理性形而上學亟待克服的問題與困境。但在西方殖民主義的語境裏，這種所謂的互補並沒有讓東方獲得與西方平等的身份，這就有待於在全球化時代的文化多元主義語境裏予以探討。在所謂西方主流文化的趨勢裏，作為非主流的東方的審美與文化，往往被看成是「異國情調」而成為他者。

還應當意識到，東方他者的自我覺醒與文化自覺，顯然也是與對文化殖民主義的反思分不開的。其實，殖民主義與後殖民主義及其宰製，歷來無不成為這種他者難以擺脫的文化宿命。但這裏所說的他者也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實體，實際上，他者總是處於他者化的過程之中的。在後殖民主義語境裏，東方時尚還涉及本土與他者及其關係問題。當然，他者與本土總是與參照系、文化語境相關的。而且，時尚霸權不僅體現在西方對東方的優越感上，同時還表徵在高階層對低階層的話語支配權上，但這在現代又受到了來自非西方民族與底層的挑戰與反叛。巴巴的「無家可歸」承認與強調了，人的混雜與非本真的本質，尤其是，那些處於邊緣的混雜者。這裏的東方主要泛指亞洲，包括近東、中東與遠東。而且，混雜也涉及東西方著裝與時尚設計的交織與互文，以及相對於不同民族精神圖式與文化之間的對話。在這個全球化時代，純粹的自我與純粹的他者，其實都是不可能孤立存在與在世的。

在殖民主義的語境裏，作為一種他者的東方

時尚，顯然是相對於作為自我的西方時尚而言的，而且，他者往往是不同於自我甚至還與自我處於對立面的地位。但也要看到，任何自我的建構都與對他者的回應密切相關。在當代藝術與東方時尚的對話之中，東方他者與民族意識的自覺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應當意識到，所謂的異國情調並不是純粹的他者，它早已介入了自我的生成與建構之中。隨著時裝系統及其話語的國際化，「在這種情況下以消費為目的的時裝同時利用了異國情調、原始主義、東方主義和強調真實性的話語」。^[5]毫無疑問，在這種對他者的各種利用的背後卻是諸多殖民主義文化，以及文化殖民主義憑藉東方的這種儀式感來迎合西方人的審美趣味。但在某種程度上，對西方的所謂迎合也為東西方時尚的交融提供了可能契機，以及為此付出的在藝術、審美與文化上帶來的誤讀。在藝術與時尚的跨文化傳播之中，何謂東方他者依然是與東西方文化及其重構分不開的。

但是，作為他者的東方民族在藝術與時尚裏的出場，則無不受到西方所謂主流時尚界無時不在的支配與建構，而西方的這種建構又是東方得以彰顯自身的文化人類學前提。在這種自我建構與相互建構的過程中，當代東方時尚所面臨的不同民族此在，以及本民族與異質文化間的衝突和交織也是不可忽視的。因此，這種他者意識還可能嵌入到東方人的民族自覺與文化自信裏，甚至成為了非西方人揮之不去的心理情結與文化症候。而且，東方人的民族意識與文化自信的重建，其實也仍然與無所不在的文化殖民的語境分不開。在霍爾那裏，民族這個概念被用來探討地域與文化背景身份問題。但與此同時，東方他者與時尚表現也涉及對後殖民主義的抵制。在這個全球化時代，時尚的獨特性與一致性的張力為東西方各民族關係的重構奠定了基礎，也為東方時尚的當代建構提供了多元的視角與對話可能性。應當說，民族文化的自信與自身文化的覺醒，無疑是所謂他者的反叛與自我建構的生成物。

當然，在東西方藝術與文化的跨文化傳播與交流中，各個民族尤其是東方民族的文化自覺就成為了不可避免的事情，但這種文化自覺還應謹

防陷入時尚民族主義之中。而且，這種時尚民族主義對於任何民族來說都是應加以回應與批判的，因為它在建構、解構與重構民族風的過程中仍然借鑒了西方後殖民主義的傳統視角。其實，對於究竟何謂東方的問題，在不同的文化語境裏也存在著看法上的分歧。「然而無論統治者是強迫殖民地人民穿戴西方服裝還是放棄奇裝異服，他們的企圖總是受到頑強的抵抗」。^[6]對不少人來說，堅持穿著本民族的服裝，成為了一種對自身他者化的反抗方式，以及民族文化自覺的一種象徵與認同的符碼。但這種對文化他者化的抵抗，又會隨著東西方服飾與時尚的交融而式微。說到底，東方風究竟是民族的，還是世界的，以及如何應對東方他者的文化自覺，是東方時尚當代重構不可忽視的問題。但任何簡單的接受與拒斥，在當代時尚領域都是會失之偏頗的。

三、東方：民族的，還是世界的

在全球化時代，所有民族特別是東方民族的時尚重構，無疑都會涉及民族性與世界性及其關係問題。在這裏，東方時尚雖然在當代難免成為獨特的話題，而這些東方的樣式與風格總是在後殖民主義裏被理解與闡釋。因此，何謂東方成為了當代時尚藝術與文化建構不可回避的問題。在當代時尚創意與設計過程中，民族性與世界性及其關係一直是緊迫而又重要的問題。對民族性與世界性及其生成性關聯的回應與重構，往往是以西方傳統的二元分離的解構為基礎的。因此，一種非此即彼的文化執態是應加以批判的，這是因為在不同的民族之間，傳統的區分與分界已遇到了危機。尤其是在現代，民族性與世界性之間的邊界變得日趨模糊。實際上，在當代這個全球化時代，世界各民族與國家的衣生活、文化習俗，正在發生前所未有的關切甚至交融，亟待重新理解與闡釋彼此之間的融滲，以及相互生成的可能性與包容心態的重建。在任何界定東方的問題上，都會涉及民族性與世界性及其在時尚裏的關聯。

在當代國際時尚界，東方時尚無疑總是與東方民族的藝術、審美和文化分不開的，這不僅是西方時尚界的一般性看法，其實也與東方民族自身

的文化自覺密切相關。因此，東方時尚的建構既涉及東方各民族的藝術與文化，同時又離不開東方與西方乃至世界的文化交流。特別是，民族性、民族間性與世界性的複雜關聯，無疑是各種各樣的時裝與時尚文化有待於回應的問題。「到1910年，隨著俄羅斯賈吉列夫芭蕾舞團的訪問，東方時尚浪潮開始興起，令定制設計師們心花怒放，並催生了帶有輕柔褶皺的流線型裝束」。^[7]毫無疑問，這是東方時尚向英、法等西歐國家傳播，以及東衣西漸的重要生活與文化事件，但東方的這種時尚其實在更早的時候就進入了西方。雖然說，Native（本土的、原住民的）一詞，保留著實質的完整含義與意指，但它在不同語境裏的意義又可能有所差異。東方任何民族都有其特定的本土藝術與文化，它們與作為他者的田野一道，都離不開基於世界語境的文化重構。

在當代生活世界，圍繞民族時尚創意及其文化認同的問題突顯了出來，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並成為藝術與時尚界的熱點問題，這就涉及對民族元素與傳統文化的挖掘、整理與當代重構。應當看到，任何時尚藝術既難以脫離民族性特質，同時顯然又與世界性文化密切相關。一切對東方元素與文化的強調，都難免帶有對其自身的遮蔽與掩飾，也可能成為對西方藝術與文化加以偽裝的面具。任何藝術與視覺表像，既是對道與存在的揭示，又可能構成對本真性的遮蔽。在沃頓那裏，藝術的基本機制是偽裝或假扮，而道具則是假扮遊戲的必要構成。其實，要對民族性與世界性加以簡單區分是困難的，這是因為民族性與世界性的複雜關聯，發生在各個不同的層面與維度上。民族性與世界性的生成性關聯，在不同時代則具有特定的特質與旨趣。既沒有與民族無關的世界性時尚，也不存在與世界性無涉的民族時尚。而且，文化殖民本身也是雙重性的，這最終導致了對各民族藝術、文化與權利平等的訴求。

雖然說，一切民族的時尚與文化往往都是世界性的，因此，民族性與世界性的生成性關聯仍然是不可回避的重要課題，它還離不開設計師對之加以獨特的與創造性的回應與探究。在人們的著裝上，一直存在著不同選擇的關聯甚至衝突。隨

著東方時尚自身的生成與變化，人們對東西方文化關係的理解也有所差異。在時尚的歷史性生成之中，東西方樣式與文化的邊界往往會由清晰走向模糊。但時尚的樣式與特質，又總是有所文化訴求的。譬如，「莎麗也許反映了民族主義的辯爭，而『庫塔』和其他經過改革的服裝則反映了某些印度婦女追求西方化和都市化的願望」。^[8]在這裏，一方面，東方民族的異國情調引起了西方時尚界的關注；另一方面，東方時尚又不得不經由西方來實現自己的國際化。對東方時尚來說，民族性與世界性從來都不是非此即彼的，它們往往是亦此亦彼的，並處於永遠的相互生成之中。在民族性與世界性的關係問題上，一切決定論與非此即彼的文化執態都是應加以批判的。

應當說，一種相互生成的生成論建構是必不可少的，但這仍然與特定的社會、歷史與文化語境裏的時尚意味分不開。任何民族的時尚都難免被世界潮流所關注與借鑒，同時也都難免作為獨特民族性而非世界性來發生。世界性與國際性的時尚與文化，離不開各民族的時尚與文化，尤其是不同民族文化間的對話與重構。就波西米亞的風格來說，色彩鮮豔、線條流暢與材質混搭，這都是源於波西米亞與印度文化的風格。但民族性並不是孤立的、與世隔絕的，各民族之間存在的關聯，可以稱為民族間性。這種民族間性既是民族之間的邊界與區分，同時又是不同民族的交互與互文的發生之處。歷史性、文化性、開放性、互文性與對話性，無疑是民族性通達世界性不可或缺的精神與文化特質。而且，世界性既基於民族性，同時又超越民族性特質。民族性既不同於世界性，但又離不開世界性而存在。當然，設計師也會故意回避自己的文化語境，以克服人們習以為常的刻板印象並由此獲得新的創意。

但應意識到，對民族性與世界性及其關係的理解與闡釋，仍然難以擺脫不同的藝術流派、文化傳統與思想特質的建構與影響。不同的藝術、審美與民族文化，為時尚設計的差異化理解與闡釋提供了人類學基礎，同時又為各種對話奠定了切實的可能性。在民族的與世界的特質之間，並沒有簡單的與非此即彼的嚴格區分，它們間的交織與



互文經由民族間性來生成和建構。在民族的與世界的之間，民族間性既是區分也是關聯。例如，「對於歐洲人來說，面紗曾象徵著東方的神秘的性愛；而對於穆斯林來說，它曾標誌著社會地位」。⁹¹針對不同民族的時尚樣式，人們的理解與闡釋當然也會有所差異，而這種差異也應得到充分的尊重與文化認同。後殖民主體本身其實也是混雜的，他（她）往往處於兩種相異的文化之間，而這種混雜性卻因此避免了陷入自我與他者的二元對立，但民族意識的覺醒仍然有待於去實現。在一個開放的社會與文化語境裏，互文與對話從來就滲透在各民族的藝術與時尚之中。

四、時尚的東方主義視角與語境

毫無疑問，東方時尚一直源於東方自身的藝術與文化傳統，而自我意識與文化自覺使得東方時尚在當代的重構成為可能。當然，這種所謂的東方時尚，從來都離不開西方乃至世界性的藝術與文化語境。與此同時，東方的時尚藝術與文化從來都離不開東方主義的重構，因此也亟待對東方主義的視角與觀點加以回應與批判。這裏的東方主義不僅將東方建構為藝術與文化的他者，同時也介入與沉澱到東方時尚的當代建構之中。對於歐洲而言，東方既不是歐洲純粹的虛構或奇想，也不是一種自然而然的實體性存在，而是一種被人為創造出來的理論和實踐體系，以及漫長歷史生成出的精神與物質複合體。薩義德不僅描述了東方過去的情形，還表明東方如今仍然是西方的建構之物，也就是說，東方只不過是一個想像的、具有異國情調的他者。同時還要注意到，一切與東方主義視覺和語境相關的時尚重構，其實都是與他者分不開的，既可能是對所謂東方他者的壓抑，也可能是對東方的遮蔽的發現與祛蔽。

在歐洲與西方中心主義的視域裏，東方時尚與文化是被發現並引起好奇的，進而在這種所謂的異國情調語境裏加以建構的。當代東方時尚既是西方對東方的重新發現，但這種所謂的重新發現從來都難以擺脫殖民主義文化語境。凱瑟主張與強調，在考察某一特定民族服飾的歷史與文化時，通常會發現複雜的文化借用與霸權過程。實際

上，「西方對於東方的描述確實已經應其殖民要求與種族偏見而在某種程度上被塑造成型了，而且，在薩義德之後，近來的大量研究已經討論和證明了許多西方論述在描述非歐洲人民和文化時的強制與不一致性」。⁹²作為一種獨特的視角，東方主義在揭示與敞開東方時尚特質時，更多的卻是帶來了文化殖民的不斷重構與持久的遮蔽。而且，東方主義的強制性理解與解釋，以及由此引起的曲解與誤讀也應受到重視，並亟待在西東方藝術與文化的對話中加以回應。應當說，任何關於東方主義的時尚視角，其實都與東西方的參與與文化對話密不可分。

在當代東方時尚的生成過程中，不得不涉及東方主義這一根本性語境。對歐洲與整個西方來說，東方主義既不是純然的原初存在樣式，但同時也不只是純粹的虛構之物，而是一種人為構造出來的話語與理論體系。東方主義的視角及其建構，是東方時尚的理解與闡發所應回應的。東西方各個民族所理解與闡釋的東方，其實也是有所差異與彼此不同的，藝術現象學所關涉的東方本身，也是一個需要不斷祛蔽的生成之物。薩義德借鑒福柯的話語概念考察了東方主義，並試圖闡明權力如何通過話語起作用、權力如何產生認識，以及關於「東方」的認識本身如何表現了社會權力關係，同時還涉及到藝術與文化的話語權問題。東方主義的描述性表達無一例外地將地中海以東各種社會的多種生活，進行了物件化、本質化與刻板印象的方式處理，因此對東方主義及其所建構的異國情調，以及其所強調的神秘化旨趣的分析是必不可少的。在時尚的東方主義視角的建構裏，東方民族還會重新陷入被殖民化的路徑。

與此同時，東方時尚的當代重構還涉及對一個他者的地方印象的祛妖魔化的過程，這同時又與對西方文化殖民主義的反思、分析與批判分不開。在東方時尚的當代建構裏，究竟什麼是東方的藝術與文化，這在不同地域與文化語境裏的人們那裏也有所差異。這種差異有待於在文化對話裏給予探究，同時也關聯到東方主義自身的分析與批判。在19世紀，東方主義甚至走向了相反的一極。譬如，「在波西米亞人那裏，東方主義混合了

感覺與肉欲，帶有豔麗的反體制氣息」。^[11]波西米亞風格指一種保留著某種遊牧民族特色的服裝風格，其特點是鮮豔的手工裝飾痕跡與粗獷厚重的面料。東方主義對異國情調的文化執態，將東方時尚與文化的建構置於想像之中。通過祛日常化與祛本土化，西方的藝術、審美與文化基於旨在達成間離效果的陌生化，讓東方的元素與文化在西方語境裏實現時尚化重構。但應當看到，東方主義時尚並不是東方民族自身的，它離不開西方對東方的藝術與文化的重構。

尤其是，自西方現代性及其對一致性訴求不斷得以強化以來，一切非西方的藝術與文化往往被東方主義建構為他者與另類。在對東方時尚的建構之中，東方他者難免處在與西方自我對立的低端與弱勢地位。毫無疑問，東方主義與後殖民主義及其當代建構，成為了西方乃至世界解讀東方時尚的重要語境，而東方時尚總難免在這種語境裏，發生著藝術、審美與文化上的重構。當今全球性舊殖民制度雖已基本結束，通過武力進行領土征服的殖民主義活動已經停止，但通過文化霸權在思想上征服第三世界卻並沒有終結。與之相關，東方的藝術與時尚的當代重構也涉及東西方關係問題，以及這一關係在全球化時代的獨特意義與價值，特別是如何在藝術、審美與文化語境裏加以回應。在東方主義的視角裏，歐洲與西方中心主義對東方的文化建構，既有來自非西方的理論預設，又離不開對東方的想像與臆測。正因為如此，東方主義時尚並不是東方原初的時尚，而是西方殖民主義文化建構的生成之物。

還要看到，東方時尚的理解與闡釋也相關於東方主義的敞開與遮蔽的問題，一種簡單的否棄與接受對東方主義來說都是不適宜的。在東方主義思想及其語境裏，對東方的民族精神與文化特質的理解與闡釋，往往缺乏自主性而被西方主流文化加以重構。但應當說，全球化為西方與東方的傳統差異的式微提供了可能性。在後殖民理論之中，西方中心主義無疑受到了質疑與批判。「我們在這裏所面臨的悖論是：東方主義在定義上是一種適合於西方思想的神秘化（如果我們承認這種二元論的話），也是一種祛神秘化的來源」。^[12]不

僅如此，這種神秘化與祛神秘化還是亟待回應與探究的藝術與文化問題。更為確切的說，東方時尚及其祛神秘化顯然離不開對東方主義及其文化殖民的批判，還有待於在這種藝術、設計、審美與文化批判裏重建對民族文化的自信。這乃是因為，那些曾經的異國情調無不出自西方殖民主義的建構，因此也涉及如何建構民族的文化認同與自信的問題。

五、基於東方主義批判的東方風

雖然說，東方時尚並不是東方主義的生成之物，但東方的時尚藝術與審美文化，根本不可能擺脫東方主義及其重構。在西方文化中，主流意識形態往往參照一個較低的他者來界定自己。被歐洲與西方所支配的東方主義，對東方時尚與文化的誤讀與偏見是應加以批判的。在薩義德看來，自18世紀以來的東方主義，無論是顯性的還是隱性的，它們都帶有殖民主義的痕跡。但在不同的東方民族與國家，對當代時尚的表現既關聯如何看待本土文化的問題，還與對東西方藝術與文化關係的獨特建構分不開。在現象學語境裏，何謂東方本身是東方主義批判所關涉的根本問題。因為，東方主義屬於西方建構的產物，它旨在為東西方建立一個明顯的分野，從而突出與彰顯西方文化的優越性。根據克利斯蒂娃，差異被看成是自我的內在條件，他者其實就在自我之中。他者與自我的交織與互文，在克利斯蒂娃那裏得到了強調。應當說，東方風及其當代建構與文化認同，從來就離不開對東方主義的批判性回應。

在本性上，東方主義及其藝術與文化觀念，秉持把西方當成主流文化樣式這一立場，而把東方藝術與時尚看成是與建構為他者。正因為如此，東方時尚的當代重構既涉及對東方主義的批判，也關聯到對東方藝術、審美與文化自身的當代回應。與此同時，東方化其實並不是一種一次性的過程，而是在不同社會、歷史與文化語境裏的不斷生成，它同時還涉及對東西關係的揭示與當代重構。其實，「再東方化可以成為經濟利益、鄉愁或符合政治分歧的理由」。^[13]在再東方化的過程中，也關涉與東西方的藝術與文化對話，以及這種對話對後



殖民主義的回應與探索。因此，回歸到東方本身也離不開對再東方化的思想回應，甚至還涉及對文化殖民語境裏的自我東方化的反思。應當說，東方化不僅是一個不斷生成與建構的過程，而參與東方化的人們既有西方人，同時也不乏東方人。在東方化與再東方化過程中，還會關涉東西方各種人之間的交往，以及如何才能回歸到東方的日常生活與文化本身的問題。

向事情本身的切近與回歸，其實從來都是藝術與審美現象學的旨歸。在現象學的語境裏，誰是東方本身顯然是被東方主義所遮蔽的問題，而對東方主義的回應與文化批判，無疑是回歸東方本身的根本性路徑與可能性。只有在平等的、包容的與文化多元的語境裏，才能消解與克服東方主義及其對東方風的誤讀與妖魔化。作為一種時尚的樣式，東方時尚與西方時尚、世界時尚的對話，是克服東方主義誤讀與妖魔化的思想與文化前提。在這個全球化時代，東西方關係應得到社會與文化的重構，以建構一種基於認同的與相互生成的新型關係。尤其是，自我的東方化是一個更為複雜的社會與文化問題，這既涉及自我殖民的問題，同時也是東方時尚與文化認同應加以分析的問題。而且，自我的東方化還是與根據西方文化殖民主義，來對自我東方的身份與旨趣加以殖民化的思想與行為相關的。但東方化是一個不斷發生的過程，這由此產生了異化與回歸的問題，以及與之相關的不同民族藝術與文化的認同。

這裏所說的東方風並沒有一個一成不變的界定，這種風格將隨著社會、歷史與文化語境而發生變化，因此對東方主義的理解與批判也與東方的生成與建構分不開。在全球化時代，所有民族或地域的藝術與時尚，都應在平等對話的基礎上得到相應的尊重，而不是被幼稚化甚至妖魔化，但祛妖魔化仍然有待於對話與批判。薩義德意識到，東方主義是西方風格對東方的統治與重構。但對薩義德來說，「……我更關注東方主義與東方觀念交戰的創造性與開放文本形式，以及雙方的互惠互利」。^[4]這裏存在的問題仍然是，這些關於東方的觀念難以與東方主義區分開來，但它們之間的關係又是極其複雜與亟待深入揭示的。其實，在中古

世紀，中國就曾經有與西方通商和貿易的概念，但不同歷史與時代東西關係也是有所差異的。對東方主義的批判，與對東西方不同時期思想的回應，以及對社會、歷史與文化語境的考量密切相關。東西方之間的藝術與文化交流，無疑是當代東方時尚重構所不可或缺的。

在後殖民主義時代，西方文化霸權對東方文本與語境的壓制，其實也是有待於在東方時尚建構裏來回應的問題。但這並不是說，民族的藝術與文化不應接受來自異質文化的批評，而是主張與強調了對差異化與多元化的文化認同。基於獨特性與地域性的審美與文化，是東方時尚的當代建構與東方主義批判不可或缺的，並旨在建構一種關切於世界性的東方時尚。當今處於弱勢的民族語言與話語，正面臨著強勢語言、互聯網甚至全球化等的衝擊。對於東方時尚而言，藝術與文化的祛殖民也是當代設計所面臨的問題，還應當深入挖掘、整理與重構自身的藝術與文化特質，尤其是，更應當注重在設計中生成與建構獨特的話語風格。實際上，交融與跨文化傳播是藝術與文化混合的表現形式。但應意識到，東西方藝術與文化的交流及其建構所生成的「他者」，其實也可以說是一種超越傳統東西方的第三文本，但這種所謂的第三文本也難以擺脫東西方藝術與文化的當代重構。

對東方主義的批判與民族自信、文化自覺，正是中國與東方當代時尚建構所必不可少的。他者與自我的彼此嵌入與互文，成為了不可忽視的藝術、時尚與文化特質，也是東方時尚當代重構與東方主義批判應予以關注的根本話題。雖然說，對本民族時尚的反思並不能歸結為東方主義，但對東方主義的批判也不能把握為東方時尚的民族主義。應當說，「他者性並不是從外面被添加到自身性之上的，就好像是為了預防它的唯我論的變種，但是，它屬於自身性的意義內涵和本體論構成，……」^[5]自我與他者的二元分離，仍然有待於不斷地加以消解。因此，東方時尚的重構與對東方主義的批判，不僅要面對與指涉諸多外在的他者，還應直面與嵌入東方民族內在特質裏的他者。東方時尚的當代重構，既涉及東西方在藝術、審美與文

化上的特質與差異，還應回應、消解與剝離對東方主義的各種遮蔽。實際上，只有在充分包容與尊重西方差異的基礎上，東方時尚的當代設計才會建構出自身的精神與文化特質。

基金專案：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時尚審美的民族性與世界性關係的研究」（15BZX121）

- [1][美]珍妮弗·克雷克：《時裝的面貌》（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第26頁。
- [2][英]普蘭溫·科斯拉芙：《時裝生活史》（東方出版中心，2006年），第86頁。
- [3][英]奧蒂莉·戈弗雷：《復古時裳》（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15年），第140頁。
- [4]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Penguin Books Ltd, 2003, p.58.
- [5]同註[1]，第60頁。
- [6]同註[1]，第40頁。
- [7][法]弗朗索瓦·瑪麗·格羅：《回眸時尚：西方服裝簡史》（中國紡織出版社，2009年），第154頁。
- [8]同註[1]，第50頁。
- [9]Robert J. C. Young, *Postcolonial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80.
- [10][美]J.J.克拉克：《東方啟蒙：東西方思想的遭遇》（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2頁。
- [11]Adam Geczy, *Fashion and Orientalism*, Bloomsbury Academic, 2013, p.7.
- [12] *ibid.* p.13.
- [13] *ibid.* p. 190.
- [14]同註[10]。
- [15][法]保羅·利科：《作為一個他者的自身》（商務印書館，2013年），第461頁。

On the Contemporary Reconstruction of Oriental Fashion and Criticism of Orientalism

Zhang Xiangen (Research Center of Fashion and Aesthetics, Wuhan Textile University)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Oriental fashion has been favored and drawn much atten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fashion arena. It has become a trend, in turn be an anthropological component of the world fashion, that deserves to be explored. Also, it has been involved in and penetrated into the contemporary construction of the world fashion art and culture. In the process of reviving and reconstructing the oriental style, it involves not only the issues in the interplay of cultural adaptability and its construction among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but also that of nationality and cosmopolitan and their mutual interdependence in generating and development, and how to reconstruct the oriental and western cultures and their relations in the contemporary era. However, the self-awakening and cultural consciousness of the oriental others are undoubtedly inseparable from the reflection and criticism of cultural colonialism and post-colonialism. Moreover, the oriental fashion art and culture can never be separated from the reconstruction of orientalism, so much so that it is imperative to respond to and criticize the perspectives and views of orientalism. In the process of questioning and criticizing orientalism and its presupposition towards the east, we should not only dig out, sort out and analyze the misunderstanding and demonization of the east by the west, but also help reveal the hidden spiritual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ast, and promote the contemporary re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of Chinese and oriental fashions in the global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Keywords: Oriental Fashion; Contemporary Reconstruction; Criticism of Orientalism